



08581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大可稿

田易易堂
李塉恕谷較

四書改錯三十

記述錯

論語學而篇

程氏曰論語一書作于曾子有
子之門人故二人特以子稱

論語作于二子之門在唐柳子厚早有是說要是杜
撰無據之言且柳不專以稱子為辭聖門諸賢別有
稱例從來子思不姓曾子不字諸書盡然幾見禮記
家語大學孟子中有稱曾與者若有子未知何字祇
檀弓一書有子問曾子有子之言似夫子有子謂子
游未聞檀弓亦有子弟子作也

四書改錯
卷十三

憲問

此篇疑原
憲所記

不稱原思而稱憲疑其自謙故謂憲所記不知憲多
稱名亦是稱例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即原憲也家
語原憲隱居衛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
連騎過謝原憲皆不以字而以名豈俱自記者

大學曾子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古經文是經經註是傳皆是兩書無有一書而分割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經有詩傳毛傳韓嬰傳是也春秋經有春秋傳三傳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仲長統不曉傳是註因有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而朱氏并不曉是兩書於大學孝經則并以一書而分作經傳是經傳二字尚不解而可鑿然曰誰記之誰述之乎

四書改錯

二一

十九篇較之則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荀卿作三年問呂不韋作月令檀弓作檀弓漢文博士作王制河間獻王諸生作樂記曾子無有也以七十子所作書考之自子夏作詩傳喪服傳外有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莘子十八篇王史氏二十二篇甘子十六篇子夏弟子李克七篇宓子弟子景子十二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曾子無有也以曾子所傳可見者計之有孝經一篇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一篇他無有也獨朱氏一人曰曾子作大學及或問何據則又云無他佐驗意其或出之先民之言故云則

亦自言非曾子矣。且自言無佐驗矣。乃朱氏自言非曾子。無佐驗而人之附朱氏者。必曰曾子曾子母論。其他卽大全盧氏於孟獻子節有云。或謂子思作大學。考孟獻子曾師子思。師不引弟言。今公然引獻子語。自是曾子而非子思。則以獻子立于文公朝。一十四年在孔子尚未生。而以爲曾師。孔子之孫子思此真鄉里小兒病痞叫熱之言。而大全載之。三百年來傳誦之。此何世界。然且子思作大學一語出漢時孔鮒。未必無據。而附和朱氏者。又變盧氏說以爲大學記于曾子之門人子思。正曾子門人也。史記旣稱子

思作中庸則并作大學有何不可。然又不識孔鮒有是言。謂賈逵有言孔伋窮居于宋。作大學中庸。因之明嘉靖間有巧爲作僞者。造爲魏政和大學石經本。出于甬東豐坊海鹽鄭曉許仁卿家。云魏政和中詔虞松考正五經。令衛覲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于石。謂是子思作而競傳其書。泐至萬曆甲申年。南京戶曹郎唐伯元直上其書。請頒布學宮。而神宗疑之。寢奏不行。然猶有石刻本。裨海續本宋氏大學居疑本傳世不絕。幸其人無學。動多敗漏。如魏史政始中原有虞松較經邯鄲淳鍾會作書勒石之事。

然是政始非政和也政和者宋徽宗之年也且祇有
邯鄲淳鍾會而竝無衛覬衛覲者衛瓘之父與虞鍾
不同時經典稽疑謂據瓘傳覬以太和二年死時虞
松年十五鍾會裁五歲是也然且請頒之疏有云此
本虞松受之賈逵逵與鄭衆皆各有論說而逵本獨
行按漢魏有兩賈逵一在漢熹平間受諸經者一在
魏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
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鄭司農同解大
學之事此狂詆也乃祇此大學原未嘗錯何必改補
自二程與朱氏改後而作偽無忌憚有如是者然且

四書改錯

四

前後競改約五十餘改本而竝不敢改曾子記之與
列人述之之錯寧狼藉聖經千態萬狀而必不敢稍
拂儒者之意竟至于此

章節錯

章節之錯莫錯于大學之分經傳判綱領條目將
經文移掇前後與中庸之自爲章次使千百年聖
賢所傳之書爲之一變此絕大關繫不止錯者但
其說浩繁頗費卷帙此一槩不載第存之大學証
文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三書以俟好學者推考
而已若中庸則偶附二章以示大意餘倣此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子罕篇

重出而
違其半

此分章錯者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為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為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既註重出乃不註之不重章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或以忠信為威重之基或以取友改過為固學之地總無是處此錯註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篇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四書改錯

五

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既矣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上章非重出矣此本是一章其記曾子文者以曾子問子語時特引子象詞以証明之與牢曰子云同一記例其在泰伯篇二句則複簡也今註重出者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之此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錯註也

稽求篇曰北齊魏長賢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為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為長賢責為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

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此則以史証經之可驗者耳

禮之用二節

程子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此分節錯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本同原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瑣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專于和不事樽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然疏義畫截如是集註旣引樂記禮勝則離八字于註下而分節則以小大由之與先王句作一節不矛盾乎

德行節

程氏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

此與上從陳蔡節另作一章按史記弟子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卽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紀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材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列門部如此况此時伯牛閑壽輩皆不可考卽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

季康子所名。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而隋時皇氏亦曰此記者別記一節。非無據也。

章大來曰舊本德行上有子曰字。大全謂夫子稱弟子無稱字例。則下章孝哉閔子騫已稱字矣。且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爲德行。其果屬子語或未必然。然以此爲從陳蔡之辨。則又不是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四書改錯

七

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齋必有明衣布之下。

此以改經而兼改禮。并改章節尤當急正者考。禮並無齋不可解衣之文。且古禮文并列代禮志。又並無寢衣一名在祭典之內。又且從來衣製並無有長半于身之衣。據古禮衣長無被土且連裳爲之。續衽而鈎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繚屣足下。旣不能衣之就寢。又不能寢而衣之。于是無可如何有強解者曰長祇半身是半截之衣。則不特壞經壞禮。并古文詞例亦一併壞盡。詞例有字俱作。又字如

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一身有半是長身而。又半之非半身已也。不知寢衣是被古有明文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衣者以衣本被字康誥衣德言是被德言繫詞厚衣之以薪是被之以薪故衣是象形下覆兩人。夫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特其又分衣被者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此則經文禮文字例名例皆所當急正者。

乃又有難者曰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非必有寢衣謂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也。寢衣所同長

四書改錯
卷十三

八

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連類記之。今錯解寢衣反以爲前後不接竟改移此節于齋必有明衣布之下且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狐貉亦以類相從則紅紫褻服何以與褻裘不相從。羔裘玄冠何以與緇衣羔裘不相從耶。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辟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氏以作者之謂聖強以義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爲非是矣。

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
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
不反同夫作者宋書隋書北史凡隱逸
傳俱有七人作周語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至合外內之道也

故至誠無息至無爲而成

中庸舊本章節與朱氏章句不同自自誠明始其分
性教分天道人道祇在能盡其性與其次致曲兩節
下皆合言之故此章三誠者皆性皆天道惟誠之二
字屬教屬人道則誠者成已誠者成物正盡已性盡
人性故曰性之德豈可與至誠無息分作兩截况大

四書改錯

九

文顯有故字天下無章首而可以故字作發語者舊
參以誠者起至無爲而成判作一截以爲誠者必成
已必成物必合仁知外內以爲盡性之性與天道人
道之道則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物不
猝成而誠無偶至自非本健行之實立可久之業歷
廣大高明以底于有成不至此蓋誠者天下之至一
而無間者也故下截復以一言推之

子曰吾說夏禮節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呂氏曰三重謂
議禮制度考文

舊本子曰吾說夏禮節合王天下章爲一章以三重是德位時從愚而好自用章來呂氏三重本錯註也中庸聖人之道以三千三百治世其所崇禮必有德有位有時聖人其德也天子其位也今天下其時也夏商非時矣故王天下有三重始能寡過否則災必及身矣何則不信從也

三重鄭註爲三王之禮固謬若如呂氏以議禮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焉得與議禮相峙而三若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將四重矣况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專重禮教

四書改錯
卷十三

十

安容襍及又况三重節與愚而節正相反惟聖人不愚天子不賤今天下不生今反古故得寡過寡過者正不自用自專災不及身之謂也今錯註三重將寡過二字全無解說乃謂人得寡過夫以聖人治世謂致曲所及變化有之未有民物信從而講蘊伯玉寡過之學者陸氏釋文訓三重作德位時而北宋儒者尚有德重位重時重之說豈可以呂氏臆見而鑿然實之

遠宗曰祭統夫祭有三重焉下卽承以祿獻升歌舞武三者此下承以時位德而不及制度考文則

于文例已不合况考據乎

句讀錯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此句讀錯者舊註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雖引君陳篇而自爲詞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堯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湯誥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孟子引泰誓有罪無罪惟我在引伊訓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皆非書原文古人引書例類如此若其解則如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

四書改錯卷十三

十一

其肆皆甚至語故曰美大孝之詞乃自漢晉唐以迄乎宋凡引論語文皆如此讀如班固白虎通曰孝乎惟孝袁宏後漢紀曰孝乎惟孝潘岳閒居賦曰孝乎惟孝夏侯湛昆弟誥曰孝乎惟孝以至陶潛卿大夫孝傳贊張昝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太平御覽引論語文皆曰孝乎惟孝是此一句歷千百年如一轍者自集註改讀而少見多怪反以惟孝之句爲腫背馬矣今學宮諸賢贊詞亦尚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世曾有過而問焉者乎

或祇問爲政未嘗問孝不得以孝乎二字詰之且書云不句非引書法若乎字則有必不可句者蔡邕書石經以乎作於曰孝於惟孝於可句乎

揖讓而升而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下而飲者

如此則揖讓屬升飲屬下大無理矣揖讓祇屬升則于下于飲時全不揖讓已自乖錯若以飲屬下則飲在堂下將射禮所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小射正命不勝者升階取觶于豐上而飲之俱作何解且此一飲在禮文明曰作飲曰升飲而乃曰下飲可乎

四書改錯卷十二

十二

况此在論語與射義俱載孔子言俱是此揖讓七字自俱有讀法論語王肅註云此七字連作一句射義鄭玄註則揖讓而升下五字作句而飲二字又句今以飲屬下則禮文禮意與前儒句讀之例俱蕩然矣不止錯矣餘見自爲典禮條

懷其實而逃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二段

直據理答之
不復與辨

懷寶逃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是前二答必非夫子語善讀書者此處便當着眼不然論語此

書失文例矣此惟明儒郝京山解此極當郝云前兩
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
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
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
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閻式智者門乎曰
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
漢王軼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
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
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謂極快且貨語
絮絮而夫子祇五字答不絕之絕尤爲可念郝氏解

四書改錯
卷十三

十三

經多武斷惟此極當然則此當註曰不可三字句曰

字勿斷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

百世之上自然一讀原不能連百世之下十字作句
然以百世之下連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十一字作句
則又錯矣古文排句有例此二句排出雖略讀而仍
是一氣文例如此所云興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
世之下連下讀則失文例矣漢王吉傳孟子云奮乎
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特增行乎
二字使四字屬上不屬聞者此極善全文例處要之

百世之上下自有以及二字隱然在內讀者當自知耳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

既云不待朝貢又云以政事接見不可解虞制五載一朝三載一考績既不朝貢焉較政績况使吏治國則與政尤不相涉乃曰而以政事接見則不以貢見而以政見言甚周章故今八比家則直合九字作句與集註反此實集註不善讀註疏而首鼠不決致有此者據本文不及貢以政是五字句以者與也若據

四書改錯

十四

趙註則謂此是尚書逸篇之辭以不及貢三字句言不待朝貢而自來京師一若天子以政事見諸侯者貢是實字政是假詞此亦未必盡然者乃孫疏據隋經籍志有尚書逸篇似孔氏壁中之殘冊至唐末尚有三卷而徐邈爲之註因信此語出尚書逸篇趙氏必親見故言之鑿鑿而不知隋志所載其書出齊梁之間趙岐漢人所言未必卽所見况敷奏考績亦有定候不必如後世郡國可不時召見得借政事爲抵飾又且旣設治吏則明不聽政焉得反以政事飾世耳目使集註有識則直以政句否則一從註疏尚有

未恰而乃依違胡突全屬首鼠天下有是註法乎則不止錯矣

聞文王作興

作興皆起也
言文王起而爲方伯

此旣襲趙註當于興下註一句字乃又不註明祇作興兩字連屬而大全小註則又合註文一句一似作興皆指文者按趙註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邢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漢王逸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亦以興字句且正引孟子此文蓋漢

四書改錯
卷十三

十五

後句讀竝如此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又初晴稿

樓宅中象明較
王崇炳虎文較

四書改錯四十

引書錯

仲弓問子桑伯子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
夫子譏其同人道于牛馬

家語竝無此文此見之劉向說苑而註錯引作家語者且同人道于牛馬亦非夫子所譏語

後我后后來其蘇

四書改錯
卷十四

一

此商書仲虺
之諧文也

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已見
前篇

后来無罰是商書太甲篇文與仲虺之諧后来其蘇別是一篇乃云見前篇錯矣

衛君待子

是時魯哀公之十年
孔子自楚反乎衛

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非十年也

不得罪于巨室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
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此事見晏子春秋是麥丘封人祝齊景公者劉向作新序錯以此移之桓公而集註又承其錯而錯之一錯堪再錯乎

蘧伯玉寡過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並無五十知非之文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其後言孔子亦如之大抵謂人生善遷六十卽變未審六十之所謂是卽五十九之所謂非也非不是過知非不是改過且是旁人知是非非已知是非且是六十

四書改錯

二一

知五十九非五十知四十九又且伯玉孔子皆六十後者是伯玉一故事惟淮南王安錯讀莊子有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而集註襲之且不云淮南子而云莊子錯又錯矣今天下皆認是伯玉事且直以知非爲五十典故嗟乎寃至此

楊子拔一毛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與楊子何與四書集註補云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可濟也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墨之治喪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四書集註補云既註墨子當引墨子節葬篇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苴漏則止矣此真墨子何得舍此引他人書乎且不歌不服何與焉

堯典

虞書篇名今此文乃在于舜典蓋古書二篇合為一耳

此亦錯者據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以舜典亡其半而其半即潤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賾獻尚書

四書改錯卷十四

三

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姚方輿得古文曰若稽古帝舜二考八字于大杭頭始攙其字于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而篇亂矣二典分于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一節已前是堯典已後是舜典特舜典在月正元日前又脫落半卷略見史記其原文不可得耳故舜典二十八載前俱是堯典如後漢張純奏二月巡狩宜遵堯典章帝時陳寵奏唐堯著典嘗災肆赦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况孟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

二典古文原是二篇。祇因後人妄分，遂致淆亂。竝非古合爲一。如註所云也。朱氏于孔壁古文，悉指爲僞焉。辨分合，此在好學者自考証耳。

張文獻曰：史堯紀自放勳至二十八載，中有舉舜降二女與慎和五典。連文則二女五典不得中分顯然也。但舜紀又有賓四門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節。豈二典原兩載其文，蕭齊以誤分而刪其一耶。

神農之言

神農炎帝神農氏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四書改錯卷十四

四

神農之言則豈是農家者流管子有神農數文子所引有神農法故漢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實有其書若呂氏春秋引其言有云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是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致民之利也此則神農之言之可據者

據書錯

學文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宋人不識六藝祇據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六物當

之不知此非六藝係晚周言禮者一家之言徧考之
群經無一合者間按其實古有六藝家取先聖所傳
經文而解斷之定之爲六名曰六藝孔子經解有詩
教書教易教禮教樂教春秋教共六教皆以藝名淮
南泰族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但六
教所解其文甚夥孔子前後各有所遺劉向校其簡
編令其子歆輯成之名六藝略而班固作藝文志尚
得核其數目有云凡六藝一百三家序爲九種其說
有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此在周秦間且睹手輯兼有
編冊可指數竝非儒者一言可以彼我各見爭是非

者是以孔子世家謂孔子成六藝序書質易刪詩定
禮正樂修春秋六藝全備而以之教人則通詩書禮
樂者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謂通四
經者多而通六經者寡也乃自漢以後凡通一經者
謂之通一藝儒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三術訓
篇孔丘通六藝之論皆指六經言自鄭康成與林孝
存爭周官得失偏祖周官謬于少儀學記中藝字凡
藝文之藝皆註作周官藝物之藝以致徐幹作藝記
直實以六物而宋人無學但知彼不知此矣朱註旣
註詩書又註六藝假古六藝耶則詩書在六藝中焉

得詩書又六藝今六藝耶則禮樂有文射御書數未必有文也此皆不識兩六藝而隨意引據者况小學習書數但習其事未聞學其文若禮樂射御則禮二十始學禮長曰能御幼曰未能御恐非弟子職矣

遠宗曰周官六物竝列顯與經悖據射義天子以射進諸侯卿大夫士因而節之以禮樂則以射本藝物須禮樂飾之此正與論語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同是禮樂非射御等矣况禮運明云禮者本乎天殺乎地達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射御祇禮中之物必由禮達安得有禮樂射御竝列之事

四書改錯
卷十四

六

五達道

達道卽書所謂五倫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五達道竝非五倫自此一錯據而溥天之下老老小小但知達道五者爲五倫而不知三代以前有真五倫亦一笑話嘗讀孔安國註虞書慎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臯陶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弘敷五典註皆如此每竊疑之何以同一五倫而六經之註與中庸必不相合豈

五倫有同異乎及讀春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
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
五教而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卽在此八元
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
人合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
恭相左証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只此數是
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人皆賢大夫而史克又
熟于掌故竝作此言卽史五帝紀述古五教亦無異
詞惟孟子所言以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推記契教

四書改錯
卷十四

七

此不必合一者且是人倫非五倫是長幼有序非兄
弟有口從來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竝非
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則五達道
之必非五倫卽長幼二字有明証也是以漢唐儒者
皆在宋以前竝不知有以五達道爲五倫之說且亦
竝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而朱註濶兩爲一移甲
作癸從此五百年來直混沌別出一世界矣

古經重名實凡立一名必各舉實數不得相混如管
子稱六親衛石碣稱六順王制稱七教晏嬰稱十禮
禮運稱十義祭統稱十倫自爲名義亦自爲部目雖

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如謂名目小事無關得失宋後不識五倫而君臣父子不絕于世則始皇焚書世何嘗竟絕倫行而千古恨之者正以此名目得失所關者大也

舊註達通也謂道之通行有此五者徐仲山曰此卽道不遠人章君子道四之道四道缺

夫婦耳

章大來曰孟子人倫必不可當五倫者論語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爲大倫之二然而以主客爲長幼則明缺兄弟矣五倫何可缺兄弟此與十倫之偏舉長幼不及兄弟者不同

四書改錯卷十四

八

關雎之亂

亂者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既以亂爲樂之卒章而又引史記關雎之亂以亂之夫關雎之亂在漢時原有二說一是理亂之亂謂鄭衛音作正樂皆廢而失節師摯能首定關雎一詩因其亂而爲之理之則理亂曰亂故曰關雎之亂此鄭康成說也一是刺亂之亂魯申公說詩謂關雎本幽厲昏亂在席無度原是刺詩而孔子輯爲風始與鹿鳴文王清廟合之爲雅頌之始則是衽席缺失幽厲亂也而詩始之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史記說

也。今朱註但見史記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八字而不讀前文遂至與已說相悖而亦不知已疎極矣。然且樂章之亂竝無明註不知其所爲卒章者謂關雎爲他詩之卒章耶抑關雎一詩而自有始章有卒章也。解經須根柢始可不錯前儒謂燕禮鄉飲酒禮皆有工歌笙入間歌諸節而以合樂爲一備備者成也。乃合樂用二南六章竝從關雎遞領之遂疑此是關雎之亂考工歌間歌各有三終俱自爲首訖未有前樂以後樂之詩作終章者况二南六章關雎在首不在卒也。嘗按古樂歌詩必前衍後促樂府所云前爲

四書改錯

九

豔後爲趨者故春秋傳以商頌那詩一章爲商樂之首。凡二十二句分作五章而以末一章六句爲輯之亂輯者促也聲轉也周樂亦然大武以周頌武詩爲首而武祗七句亦分作四章而以末一句者定爾功四字爲一章策書載閔馬父言至今可考也。今關雎一詩當分五章而以末四句爲樂之卒章謂之關雎之亂此如魏文作豔歌本七章而晉樂判末章爲趨此似可據者但不知何時何所祗奏此一詩則終未易解也。若關雎刺亂則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此皆魯詩

說漢人說詩多本此

誄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

此又錯據誄文者子路以子病請禱而病者親問則正當以古禱禮對而對以諡誄之誄子路縱不學亦寧不少為病者嫌乎古有禱禮有諡禮而總名曰誄誄者累也禱者累功德以求福諡則累功德以易名明分二禮但以累功德同故均以累字稱之實則禱曰禱誄諡曰諡誄故周官大祝作六詞壺分五曰禱六曰誄謂禱誄可稱誄而諡誄必不可稱禱今明曰禱爾而偏以哀死之諡誄當之可乎按說文誄禱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也而孔安國註論語云誄禱篇也徐錯曰卽尚書金縢之詞鄭司農曰卽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于軍中是也誄卽是禱禱爾一句卽禱篇之文註太錯矣誄一作誦見說文一作謬見集韻總此一字

書同文

文書名 大全文 是字形名是字聲

此錯據秋官文而合兩為一者按文書名三字出自鄭註皆訓作字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正書同文

也。故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百名卽百字。若謂名是聲則秋官大行人論書名聽音。聲明以教文字。與譯言語分作兩事。烏得混合。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不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于減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

此據文大錯。不可不急正者。經凡言質。文皆以質樸。與文飾對待。爲言如尚書大傳王者一質一文類。並未有言質是本文是末者。惟宋儒楊時錯讀禮器甘

四書改錯卷十四

十一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謂。甘。是。和。之。本。自。是。采。之。本。忠。信。是。禮。之。本。則。質。是。文。之。本。不。知。質。是。質。樸。文。是。文。飾。故。可。相。勝。若。是。本。末。則。未。有。末。而。可。勝。本。者。况。本。是。忠。信。不。惟。不。可。相。勝。宋。儒。每。言。文。質。彬彬。爲。三。分。文。七。分。質。幾。見。行。禮。而。可。有。三。分。無。忠。信。者。讀。書。須。讀。全。篇。况。禮。器。亦。容。易。卒。讀。其。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可。學。禮。此。是。質。地。之。質。與。文。質。之。質。了。不。相。涉。質。地。猶。言。胚。子。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爲。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爲。胚。子。學。禮。之。家。以。忠。信。爲。胚。子。胚。子。者。本。也。故。又。曰。忠。信。禮。之。本。也。若。文。質。之。

質則禮器明云禮有以文爲貴者龍裘黼黻類是也。有以素爲貴者大圭大路類是也。是文素卽文質文素互貴卽文質彬彬而乃引質地之質作樸質之質讀受和受采之文而不讀以文爲貴以素爲貴之文認質爲本認文爲末此聖經聖學之厄而朱氏一引其說註林放章再引其說註子夏問素絢章三引其說註此章而至于棘子成章則直以失本末之差貶抑子貢而其說至再至三牢不可破矣錯矣大錯矣餘見貶抑聖門條

凱風

四書改錯卷十四

十一

凱風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婦人不安室則其過已大而謂之過小錯矣此係毛詩說不足據者舊三家說詩有以此爲母過責子之詩故趙氏註此亦祇云責子而不及其他蓋勞苦劬勞古凡勞字皆指父母虐子言論語所云勞而不怨是也天抵引詩相難則必取其相類者惟小弁虐子而怨則與凱風之虐子而不怨者明有關合故同此一過而但以過之大小辨之謂小弁虐子事關廟社凱風止父母不我愛耳廟社事極大失愛事極小虐子雖同而過之大小有異當怨不當怨辨在乎此不

然則孟子明言不可磯不可磯者謂以磯侵水而激水之怒比之母以事責子而拂子之意猶言抵觸不得也。假曰不安室則母自失節何抵觸于子而曰不可磯錯矣。又錯矣。

朝聘

錯據商朝禮諸侯相聘禮為周朝聘禮見朝廟條

拜下

錯據燕賜謝拜禮為朝拜禮見朝廟條

千乘之國

錯據甸車司馬法為成車司馬法見典制條

四書改錯
卷十四

十三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錯據職喪禮為為位禮見喪祭條

厘無夫里之布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鄭氏謂不種桑麻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罰之使出一夫百
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本文是夫里之布夫里皆是布故總承之字若謂里是布夫是役粟則夫字當句不成文矣考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謂一夫之口率泉即今丁錢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使出一里之口率泉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夫猶

是口稅而罰有輕重。祇以無常職者例。有他罰而不種桑麻。則罰止。此數乃其後。凡遇民塵。不問有常職者。無夫里兩布。孟子本文顯然。而周官司徒。又明有夫布里布。顧舍此不引。反引屋粟。夫家之征。以亂之。夫族師。掌屋粟。均人掌夫。征塵人。掌市布。各有職。掌卽載師。連載亦且三罪三罰。並不相混。屋粟夫征特罰案。有是耳。今但斷以布又安得并案。及此。

張文釐曰。此在註疏總不能解。惟鄭註稍有分別。或問鄭夫布與夫家之征。其異何如。鄭答夫布是

四書改錯

十四

算斂夫家之征。是田稅。是鄭亦明以夫屬布。與夫征異矣。旣引周禮并鄭註。而又錯真所不解。

食夫稻衣夫錦

禮父母之喪。旣殯。食粥。麤衰旣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此錯據間傳文者。間傳記喪禮衣食變除之節。原有六節。今朱註祇引三節。又無節。不錯。間傳云。父母之喪。旣殯。食粥。其祇言變食。而不及衣者。以前文記始死節。有斬衰齊衰。文不必贅也。乃忽增麤衰二字。以下節所受。是成布成布。以漸而細。則此必麤而未成。

布者因卽以麤衰名之不知麤衰卽疏衰春秋以前無斬衰而有疏衰左傳晏嬰居父喪服麤衰孟子告滕文公齊疏之服荀子以齊疏爲齊麤衰是也及三禮繼起別有一斬衰而降齊疏爲殺服且又分齊疏爲二直以疏衰屬斬衰之後齊衰之前謂斬衰父母疏齊衰母服則其所云麤衰者在春秋以前爲父母正服而非變服而在三禮後則祇爲母之正服而並非父與母同變之服今乃增此衰于父母旣殯兩當變除之受服中可謂禮乎

間傳又云旣虞卒哭疏食水飲斬衰三升受以成布

四書改錯
卷十四

十五

六升今又改旣虞卒哭爲旣葬以虞與卒哭在葬後也不知虞與卒哭本有兩節天子以下卿大夫以上則虞亦變服惟士庶人不變耳今合兩節爲一節則但有士庶而無卿大夫已乖錯矣然且斬衰三升成布六升此升數不可刪抹據禮註自六升七升至三十升皆以成布稱若止成布二字則何成布也乃不知緊要公然刪去至自爲解說則又曰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爲未成布吾不知宋時漆布是何物但其所云旣殯食粥未成布者是麤衰非斬衰也今忽舍麤衰而解斬衰或者不熟三禮不識諸衰

有公革錯認麤衰卽斬衰耳乃問傳于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下明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一氣讀下斬之三升卽接以疏之四升受布六升卽接以受布七升斬疏不同名三四六七不同數而乃以三升受六之斬仍據之解四升受七之疏而不之覺是攤書據文祇見半行而于半行以下卽邪視亦不及之真可駭事也

問傳又云期而小祥食棗棗練冠縗緣要經不除朱註依文抄入之亦可已矣乃大全引朱註自解則又云縗淺絳色則縗與纁類係黃赤色非絳色也又解

四書改錯

十六

云小祥以縗爲緣則小祥明云以縗緣並無云以縗緣者且縗非縗并非絳也又解云一入爲縗四入爲縗亦是漸漸加深耳則爾雅止云一入爲縗並無四入爲縗之文惟考工染羽始有五入爲縗語然是染羽不是染縗且是五入並不是四入何故舉手必錯如此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又晚晴稿

蔡德揚德載
盧人宏子遠較

四書改錯五十

改經錯

改經之錯莫過于大學一書自二程氏改後南宋元明競有改本約數十本經禍至此亦慘烈矣但煩不勝載且辨論亦多卷是書祇括略未能輯及因識此以俟踵事者說見大學証文及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諸書

四書改錯
卷十五

瓜祭

陸氏曰瓜
魯論作必

禮玉藻瓜祭上環以其切園也則瓜祭二字正禮祭名故孔氏註作三物之祭若陸德明釋文此唐儒輩陋者而偏引作註錯矣據其自言魯論作必今何晏註疏本正魯論非齊論也然竝非必字又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曰雖菜羹瓜祭亦非必字

五十以學易

劉忠定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論語自魯論外但有齊論古論竝無他論之名且此
三論中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
字爲劉元城所見錯矣按史世家作假我數年然加
假通字非聲近之誤若五十作卒則字形全不近五
以上下相互爲形从二从又卒以衣識各見爲形从
衣从十使校古文耶則又與父近乎校今文耶則五
與衣近乎此皆大無理者且朱氏何以知是年夫子
將七十也不過謂夫子贊易在七十前耳經明曰學
易而註者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
學易豈有此理蓋學易者六藝之一也古以詩書禮

四書改錯
卷十五

二

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而學之者則自十五入
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
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者猶五行之更遞用
事而易則與天地爲始終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
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
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
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
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限也

三月

子在齊
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
有學之二字

此史記自爲文何闕脫漏而註及此若大全載程子謂三月是音字之誤則音字亦本史記聞韶音語然史記下文仍云學之三月則三月與音字各出非形誤矣且此亦唐韓退之說總屬多事

蒲盧

盧改蘆說見物類條

雖少

少或作坐

四書集註補云少從無有疑爲坐者况坐則坐可知矣豈立可作乎張南士云古最輕少者凡輕其人曰

四書改錯卷十五

三

少之故有雖字若坐則何難一起而加此矜重之詞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

禮入國而問禁

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未聞入國始問禁者此改經也國有四境界卽界也若國卽中國不惟在境內且在郊關內矣禮文是境字孟子臣始至于境正是境字乃改作國字使五百年來溥天下老老小小皆有入國問禁一假禮文在其胸中亦可嘆矣若謂王國在郊關之內必入國後可問禁則施禁在近問禁須在遠幸而孟子問在境耳萬一如

是禮入國始問則郊關之內去國門尚遠倘有犯禁將若何

子路曰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是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舊儒皆云子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蓋即夫子使語之也此在鄭氏後無異說者况此係後漢勒石唐人鐫版之經文從無異同可假以宋人寫本謬亂之乎且此寫本誰見之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

四書改錯卷十五

四

莫之知謂無所聞于天下也與上管仲正反乃又欲增一人字四書集註補云後漢應劭奏議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應劭引此文自增人字非謂論語有人字也若然則應劭無自字而字可曰論語並無此三字乎

黻冕

黻集註改黻說見衣服條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禘也至疑當作志學之久而志於禘不易得也

孔安國解穀作善如洪範既富方穀之穀言學無不

至善者今又解穀作祿而改至字爲志字無論經字
勒于漢學有碑本傳世必不當以疑義改本經字况
其說有未可通者古爲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大抵幼
年入學十五年而入大學其所升進不過由鄉學入
國學而已是必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王制所稱造士
造者成也夫然後大學正論秀而升諸司馬始得入
仕此如漢志所云三年通一學至三十年而學始立
內則所云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
十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限年非年滿擢不得察
舉未有三年稱久三年當志祿者若周禮三年大比

四書改錯
卷十五

五

此正司徒升俊之時凡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
三年爲斷此升賢三年非學三年也但三年不至善
當云不可得而曰不易得者曰學之始事務在至善
大學誠意所云盛德至善是也特至善無難學卽得
之而阻善之徒必以爲善匪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
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此
有何難解而必改本經以就已說爲

張文獻曰戰國功名之士從衡鉤取始有期年揣
摩成之說然當其求師異地亦不知凡幾年矣董
江都以文爲學亦且三年不窺園若樂羊子游學

一年還家而其妻遣之卽七年不返豈夫子論學而謂三年必志祿殊不然矣

民無德而稱焉

齊景公有馬章

無德而稱舊本原是德字原無別本魯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祿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

四書改錯卷十五

六

德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卽稱也斯卽德也註解甚明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坊本則仍還德字遂難分辨惟和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集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不知有德字者此何意也况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祿以異句仍是費解豈夷齊是異與抑異乎齊景公與棠棣

中庸引詩常棣篇註改棠棣說見物類條

宿于晝

晝改晝說見地類條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尤延之曰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有義也者云云

此直錯增經文尤宜救正者孟子自五代以板本行後亦未有他本別出之事况外國他本偶行中國必明見史載如後周顯德中新羅獻孝經朱咸平中日本獻鄭註孝經元祐中詔求高麗百篇尚書不得爾時高麗使者明言其國無他經本豈有孟子別本見南渡後而其時不載及者况人不讀書箠口捏造古無有以仁義禮智信分配五行爲五常者也洪範以

四書改錯卷十五

七

人之五事分配五行但云肅又哲謀聖而不及其他至鄉飲酒禮始合聖仁義中以配四時周官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別以春爲聖爲木夏爲仁爲火秋爲義爲金冬爲水爲中而無禮智信惟春秋穆姜作筮易詞直曰體仁合禮和義幹事明明以仁禮義事分解四德然猶不及智信故隋時何妥以爲幹事是信而唐時李鼎祚易解又曰幹事是智彼此卜度以爲智信二字六經無據也惟鄭康成註中庸其于天命之謂性句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始五字合出名爲五常然未知出自何書頗類後漢緯

書中文雖或原本古經然出自後漢故白虎通亦載之孟子時安得有信字錯極矣前儒每言論語分言仁義惟孟子合言之且不特合仁義并合禮智如人皆有不忍章以仁義禮智爲四心口之于味章以仁義禮智聖爲五性曾及信一字否况合言爲道指仁與人言仁卽是道此本中庸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來且以信爲終德專以信屬五行之土亦未知起於何時鄭氏以信屬水以知屬土早已大殊又禮運四靈以爲畜曰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易乾鑿度云冬陽氣闔閉信之類也故北方水爲信中央土者可以兼四方之行知之決也則所云中央智北方信者在今儒亦未嘗一識而欲合五者以厚誣孟子不慮爲識者笑乎

四書收錯卷十五

八

文輝曰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表記仁者人也是道者義也亦不合智信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此則改經之尤無謂者何晏謂子路共雉作食則嗅字必是齶字因作三齶而起此固雅語不足道若集註引晁以道說謂嗅石經作夏雉鳴也則石經有漢

本魏本唐本其中字畫同異並可考驗從未有作夏者且夏與嗅字形不相類也若引劉聘君說謂嗅當作臭張兩翅也見爾雅則臭嗅改字且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焉得有三總之杜撰立說罕有是處先仲兄曰說經當認字共者視也向也此古今字書皆載之惟不識嗅字遂致明明一書而猜若啞謎考梁大同年黃門侍郎顧野王作玉篇有噪字在口部中註五教反呌也至唐上元年富春孫強修玉篇又增一噪字註曰古教反呌也則噪原是呌字音與義皆同而其形則或少一豎或少一撇實則總此噪字衛恒

四書改錯
卷十五

九

書勢所謂畫無常制者是三嗅卽三呌雞唱曰呌雞以雞類亦作呌據此則子路向視卽是色雉呌而作卽是舉山梁一嘆前後通徹豈非快事

章大來曰呂氏春秋子路拵雉得而復釋之此在何晏共食外又是一說則知此書之不解久矣若吳澄又欲改三嗅爲三嘆則益無理耳

改註錯

射不主皮

皮革也布候而
棲革于其中

舊註棲皮曰鴟並無棲革者集註欲解主皮爲貫革

故先訓皮作革並改棲皮爲棲革實則皮不是革布
侯棲皮不得用革革則去毛熊豹麋豸無辨矣且貫
革武射射有三革一曰甲革二曰冑革三曰盾革並
非布侯之棲皮者錯矣說見禮樂條

傳不習乎

傳謂受之于師
習謂熟之于已

舊註傳是傳于人今改作受于師從來無有以傳之
一字作受字解者傳者授也非受也授受不得溷是
以傳曰傳業漢儒林傳業者寢盛後漢甄宇三世
皆傳業是也受曰受業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櫛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

受業于薛漢是也故孰先傳焉是傳于人卽曲禮七
老而傳亦是傳于人凡單下一傳字總是授字乃
以授爲受以授于人者而反曰受于人則詁字先錯
矣况古人論學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
若受教不習則直一游惰廢生三省何有正義曰傳
惡穿鑿以當時九家蠡起異術竝作惟懼有誤故曰
我傳于人得毋非素所服習者乎此如董仲舒傳公
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東平臧生不乖所傳餘卽開
門受徒轉相浸易故申公設教勿使傳疑疑者卽闕
而勿傳此明証也且此一傳字自漢唐至宋從無別

解卽朱註所引謝氏亦是傳于人如云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其曰愈遠則非當下受傳曰傳之則正傳于人曰觀子思孟子可見則正指曾子所傳之人得其所習此是舊說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而引以爲証此豈并謝氏所說亦錯解與

由也嘑

嘑粗俗也

按嘑字從無粗俗之訓舊註子路失于嘑嘑亦作嘑

四書改錯卷十五

十一

嘑玉篇廣韻皆以嘑字作失容解故正義謂子路性魯剛強嘗失禮容謂之畔嘑增韻曰畔嘑不恭是也又王肅云嘑者剛猛之貌大抵是書分三對柴參魯曾是一對師由辟嘑是一對回賜屢空貨殖是一對其辟嘑之對正謂一修容一失容也兩兩對照天然湊合天下有字義明而經義並明者如此

張文釐曰史記弟子傳註引鄭玄曰子路之行失于嘑嘑是嘑字釋語祇有剛強失容一義而並無粗俗可知矣乃今作字書者以剛強粗俗連入之又不明指爲何人之說字學尚可問乎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朱氏答或問曰
作只是作事

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
定是作文且又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
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爲發
明若作事則尚幹辦崇有爲與知慮聞見不合且儒
者作事無可張弛除躬行外不過日用應接所云執
事敬臨事而懼斯已耳有何開物成務當創建大事
須上下千古考據質辨以資其所爲此妄註也故此
作字從來無解作事者觀漢朱雲傳贊云世傳朱雲
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
文矣故多聞多見在于祿章則分指言行而在此則
合指傳述皆以學問言不以事言蓋所見異詞所聞
異詞其詳見略聞頗與擇識詳略彼此相合則舊註
不錯何必又改乃附和之徒且引桑柔詩予豈不知
而作爲証夫詩之言而者汝也其言不知謂他人不
得知非已不知也此不止改註又改詩矣

束牲載書

陳牲而不殺置
書加于牲上

舊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今又別據穀梁文改書加

牲上則以加字訓載字謂以盟書載牲上也不知載書書名謂載事之書周官掌盟載之法因盟有載事以之爲書然後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載書于上以理之今葵丘之會並不殺牲祇束載書于牲上故曰束牲載書原是倒句舊註謂束縛其牲但加載書則束是束書不是束牲仍屬錯解然曰加載書則亦當明白而朱註全然不曉反疑書因牲而得載字則加字復出不知牲是牲書是書春秋鄭子孔聽政因爲載書臧武仲據防出奔使寧惡者啓載書此時無牲安從載之且穀梁文讀書亦不是讀字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三

時日曷喪

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寧與俱亡

桀語他書無考惟尚書大傳曰桀言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必日亡而天乃亡此以天自指以日指民初未嘗以日自指也故民卽曰願與日亡謂從此可及天耳此改吾之有民爲吾有天下則以日自指矣凡書有略改數字而解頓殊者如此

張文齋曰與日偕亡則天與桀未亡也故可獨樂不然則下文豈能獨樂說不去矣

以費畔

弗擾與陽虎共執
桓子據邑以畔

孔安國註原云與陽貨共執桓子而名孔子今改而
名孔子爲據邑以畔則執桓子在定公五年據邑畔
在定十二年錯矣說見故事條

自牖執其手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下使君
得以南面而視已時伯牛家以是禮尊孔子故
孔子不敢當而自
牖執手與永訣也

此在舊包咸註原云伯牛病癩不欲見客故啟牖執
手此是確註與國君視疾一禮全無干涉今此集註
亦是包咸鄉黨君視疾註而孔疏于喪大記疏曾襲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四

之此又襲之實則士禮喪大記鄉黨大文及他禮俱
無此文且與他禮俱不合此未可信者古室無北牖
祇有北墉墉者墻也惟亳社屋之而啓北牖于墻間
謂之死牖曾病者而居死牖乎且惟病者氣絕則別
設床于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今未
死而先遷之乎又且室制無南面者廟祭入室皆東
面出堂始南面故鄉黨君視疾東首謂病者居北墉
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者正得相對惟漢
龔勝傳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故爲床南牖
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一似乎遷尸其間者然且使者

入戶南面再拜使人禮亦未嘗曰南面君位可代之端立視疾也包氏距勝不遠或因勝事以爲說或另有師承總是錯者今伯牛問疾原有包註且原自不錯乃舍其不錯之註而偏據其錯註以爲註覺此註一行而室禮寢禮養疾禮君視疾禮俱難通矣此當俟多學人審定之耳

遠宗曰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此牖字是墉字之誤舊儒竝能正之正義北墉特音容

又曰士禮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徹褻衣加新朝服于其上與鄉黨篇皆記君視疾一節然皆無

遷南牖文

四書改錯卷十五

十五

今之學者爲人

爲人欲見知于人也

如此則仍是爲已何云爲人爲者助也如夫子爲衛君孟子所以爲蚺蠹之爲言助人也故孔安國舊註爲已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謂但能言學以助人而躬行不足謂之爲人總承上章言一是行學一是言學蓋學必躬行而後言之徒言則爲人矣若范曄云爲人憑譽以顯物爲已因心以會道則以爲人爲表章人物較遜前說以與學者二字不關切也若求

知子人何得云爲卽宋人增韻詁爲作被如史爲人所中或詁爲作緣如孟子爲肉爲無禮總是不合被人不可緣人亦不可也且爲人非易事也徒以助人爲學稍不顧已故稱今學未嘗謂古學須專已者乃集註于無爲小人儒直曰小人儒爲人則誣坐矣孟子欲去齊而留之者云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夫古所謂名實者謂具道德之名必有治國安民之實故聖賢居人國惟名實並具而後可爲人否則自私自利獨善其身已耳是爲人者上龍匡君下能濟民謂之加上下此說經舊文而謂小人儒乎卽唐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一

人言道猶曰爲已順而祥爲人愛而公又曰爲已患過多爲人患過小而小人乎

喪致乎哀而止

舊註原云喪恐滅性故致哀而止毋過情也此孔安國說也今改而止爲而已謂致哀而已則廢禮文矣然且旣改舊註而又訾子游以簡略細微之弊豈非冤事說見貶抑聖門條

畜君何尤

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止其君之欲者乃
是愛其君者也

舊註畜愛也。蓼我詩拊我畜我謂父母愛好之故。君臣相悅卽以愛君爲悅。君曰畜君何尤。趙註所云臣悅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是也。蓋古畜字原訓愛。乃又出媯字。自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俱訓作媯。卽詩媯于天子之媯。然媯近于媯。似乎過當。故曰何尤。今日畜止也。謂畜止其君之欲也。則此詩本太師矢歌借古樂以譜此君臣相悅之詞。而其領句卽云君有欲而臣止之。則括君之過。尤且不免。安得相悅。况詩祇畜君二字。有何理欲而必于畜下添止字。君下添之欲二字。此何憑。何據。何見。何聞。謂君下必有一欲字。直改悅君之畜而不之顧。豈不是錯。

四書改錯卷十五

七

爲諸侯憂

諸侯者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附庸或可稱諸侯。若縣邑之長則稱都君。縣君。邑大夫。庸有之。未聞有稱諸侯者。集註疑此諸侯與上文諸侯不同。上文游豫指天子故爲諸侯。度可爲五等諸侯所法式。此方命虐民實指諸侯。則爲諸侯憂當降等矣。不知此亦錯解者所云。方命非如註所解。逆王者命也。趙註原云。違先王之命。一曰先王則後王與諸侯同在中矣。且不特趙註本文不又曰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以放命虐民。流連荒亡者。而總以行不行歸之先王。則此諸侯者。仍是天子之諸侯。不必諸侯下。又諸侯也。况爲諸侯憂。向使後王佚遊。則爲諸侯患。諸侯自佚遊。則諸侯自爲患。逸樂死亡。亦可憂事也。若曰諸侯下。又有諸侯則封建以來。總無此制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

託寄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舊註託寄也。諸侯失國而寄託他國。謂之寄公。亦謂之寓公。然無食他國廩餼者。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又

四書改錯卷十五

十五

君喪爲寄公。設位又儀禮寄公爲所寓國。君制服然。無給廩餼之事。卽春秋傳黎侯寄衛。衛侯寄齊。皆無此禮。若魯昭寄齊。齊景欲致以書。社子家羈恐其臣齊而辭之。及寄晉。侯不禮。致從人殺馬以食。而並無問者。苟有廩餼。子家子將據而爭之矣。此但當註曰寄公已耳。焉得鑿鑿以食其廩餼四字加之。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四海之民困窮則天祿其永終矣。戒之也。

此堯命舜之辭。書傳無考。惟舜命禹辭則在大禹謨。有此數句。然其文不同。在大禹謨則四海二句與上

允執其中四字不屬故孔安國註尚書謂知四海有
困窮之民則天之祿位長終汝身在論語則允執其
中屬之四海二句故包咸註此文謂信執其中則能
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窮者極也雖兩註各異
而總作勉詞不作戒詞縱困窮二字可有異義而永
終則俱解永長竝不得作永絕解者以此二字是經
史中係體要典語不容同異其在經如金縢曰惟永
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而在史則
如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雋
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

四書改錯

九

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凡措諸語詞前後一轍不
更優也乃漢魏以還遇有封立詔冊每直用其文而

以漸移易遂致謬誤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

關鍵凡讀書學人所當大爲儆省者嘗考漢武立齊

王問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

替朕命永終天祿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吳大帝告天冊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魏使

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此皆用堯

曰文作永長解者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

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祿永

終于已深觀曆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于晉稍抄變其語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一似貶此一似頌彼而子是策書變而論語亦不可讀矣何晏註論語則適當抄變之際宜從變說而反錄包註以救此千百年典冊之一綫乃偏改舊註以作異解然則集註之不如集解已有明証而况其他乎

語之而不惰

顏子聞夫子之言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何有于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四書改錯卷十五

二十

此又與舊註正相反者舊註云惟顏淵能解故無惰語之時惰語謂語者惰也蓋教不欲惰故有教不倦之文然不得不惰故又有先傳後倦之文若受教者則必如曲禮侍坐于長者聽必恭毋怠荒豈有師語之而可惰之理陳咸惟聽父教誥故假寐而首觸屏風否則狂如曾點鼓瑟未終亦且備聞三子之撰若謂聖門惟回不惰則視七十子之徒匪人類矣學記曰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舍卽惰也受教者無是也

文輝曰裁語卽力行亦無解

夫子溫良

良易直也

舊註行不犯物謂之良卽善也不知何據又改作易直之解考說文諸書有賢良精良安良諸釋而總是善義如周禮良車是精車儀禮良席是安席尚書以賢君爲元良孟子以善於倡率者爲良人善于調御者爲良工從無以易直解者蓋簡易伉直善良各自爲義故孔子經解以易字良字並出如廣博易良不可謂之廣博良良師乙論樂以直字與衷字並出如正直宜歌風肆直宜歌商溫良宜歌齊未可謂歌齊

四書改錯卷十五

三

宜良歌風與歌商亦宜良也若樂記則又以易直與良字並出如樂以治心則易直慈良之心油然而生假如所註則良良慈良一連三良心非笑話乎

張文彬曰樂記易直子諒原讀慈良陳澧集註謂是朱氏說已不可解及考之謂朱氏初不信有此讀及見韓詩外傳竟以子諒作慈良字始信不疑則已非朱氏說矣且朱氏旣解良字且親見韓詩外傳文而註論語又自相矛盾何也

見善如不及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善不善不着人就自己身上理欲說

明日見善見不善而改見作知且曰真知已悖誕矣然且謂已之善惡則未有已善而如不及者學未得于已故可曰如不及此不及誰也孔安國謂探湯喻藥疾邢疏謂如試熱湯大抵如不及喻恐遠如探湯喻恐近在已身則遠近兩喻俱不通矣如謂見善無人字則見賢思齊焉有人字乎

不得乎親

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

不得是不相能如虐子殺子類順則悅孝矣故毛晃增韻以順訓和悅卽下文底豫所謂底致悅豫是也

四書改錯卷十五

三

朱註以得爲悅以順爲諭親于道不惟順字添出諭道支離將下文底豫亦必添烝又允若諸語大無理矣孝經以敬事長則順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長固難諭道幾見文王可諭以道者且本文明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則悅親之由全在舜自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乃欲使親盡道則舜之盡道與中庸順親有道諸道字皆繆亂矣况論道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又大可稿

沈元慶思具
倪宗烈承武較

四書改錯十六

自造典禮錯

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窻

凡祭五祀者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如祀窻則設于窻陴是祭門外更正可于奧以迎尸也朱氏曰陴是祭門外更正可類柴處陴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以成禮也五祀皆然

此直自造禮文者古家不祭神惟始死喪奠及耐廟

四書改錯卷十六

返主之祭則祭于家此是凶禮五祀雖室神俗名家神然並無祭其所者周官宮正祭社稷七祀于宮中所云宮者是宮城之宮合朝廟一區為言故左祖右社皆在其中否則王宮祭社稷是亂禮也况奧為家之正室係主人主婦寢處之地天下無男女衾衽首趾狼藉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錯矣

禮文云五祀皆祭于廟一語斷定然後設主迎尸各有所在大抵祭戶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霽設主在廟室牖下祭門在廟門外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皆不祭其所而至于窻則在廟門外之東以平日祭

廟時凡鼎。漢庖。漏皆設。廟門外東首。故就此祭之。若迎尸則祭戶中。霽皆在廟室之奧。而祭竈與門與行。則皆在廟門外西室之奧。是祭竈之奧。不惟非家奧。卽廟奧亦竝非正室。此又與朱氏所云設饌于奧。奧有常尊之奧。截然不同。

禮註有設主竈。陘語此陘字。正指廟門之竈言。凡土路以牽稜而臨絕坎。卽謂之陘。故晉有井陘。謂交加如井。曾有海陘。謂臨巨壑如海。總是隘道。今廟門之竈。但築土作稜。四起而坎其中。予以架鑊而煮牲。謂之竈陘。此惟廟竈有之。而家竈無有。乃

四書改錯
卷十六

一

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是以冢崎嶇者。而反稱平正。以竈陘上設主。而反曰竈門外。旣已亂解。然且曰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而後成禮。夫旣云平正亦可做好安排矣。且陘但設主不設几筵。原無安排何必做好。又且設主迎尸兩地。兩禮。凡祭皆然。乃云不能做好安排。故又遷奧以成禮。是于凡祭之祭法。一概併錯。其謂之何。張文彬曰。孔安國謂奧在內。以喻近臣。竈則家之所有事者。以喻執政。此但指一家房室位次爲說。竝不指祭言。不然門西之奧。安所用媚。且門行與

竈同祭門西何以門行都不媚而獨媚竈總是錯
總是無理

徹

論語註徹通也均也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孟子註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此自造典文之竅錯者周官匠人註與孟子郊遂通
貢都鄙通助正是徹法朱註于論語孟子兩註堅執
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似乎從來典制原有此文
及或疑而問而朱氏乃云曾記洛陽議中如是故以
意推之則直杜撰矣周都鄙用助便是助法左傳穀
出不過籍公羊什一而籍籍卽助也若穀梁則弁云

四書改錯
卷十六

三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未有合作
而尚辨公私均收而猶較禾稼之善不善者况省耕
省斂顯有明文使通力計畝則耕何不足收何不給
春秋補助皆屬誕妄又其大者井田與封建相表裏
孟子所云分田制祿同一規畫乃王制孟子皆以上
農中農下農及上次中次農分作五等爲官師大小
卿大夫受祿厚薄之準而一合作則上中下何別一
均收則食九食八食七六五何所分辨將士祿無所
憑官師庶人之祿無所考自此言出而害井法害班
祿之制卽王制周官孟子諸書俱可廢絕洛陽有議

論亦奈之何

張文彬曰何休春秋註井田三品凡一歲墾二歲墾三歲墾者必三年一換主易居漢志亦云三年更耕之是換主更耕正通徹之法若曰合作則九勤而合三惰于其中可能通乎

遠宗曰徹字祇三義一通徹之徹周制徹法漢制徹侯是也一道徹之徹詩天命不徹毛傳以徹爲道爾雅以不徹爲不道是也一徹去之徹論語以雍徹孟子酒肉將徹是也然竝無勸者今以造徹法而并造一均徹之訓以實其說字學併壞矣

四書改錯
卷十六

四

又曰宋人每以杜造語爲常談其害已久惟先生能正之嘗在飲次客有稱人優劣爲瑜亮者先生曰十亮何能敵一瑜而反顛倒之且生瑜生亮係小說家無賴語君子勿道也後門人有以起衰八代爲詞者先生曰寃哉無稽之談人人誦之而恬不知怪周秦以後惟漢文爲獨盛毋論遷固二人擅絕百代卽晁錯賈誼董仲舒輩韓愈能過之乎四座驚嘆今儒者說出而其鋼蔽胸腹淪淡肌髓者何止起衰瑜亮二語嗟乎可悲已

正名

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爲先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自造典文而又錯者國語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謂生族世系與廟次倫序不同廟次列四親之名而不拘四親必承君統者始入之故儀禮有孫爲祖後曾孫爲曾祖後之文謂無子繼孫無孫而繼曾孫者此正孫禰祖曾孫禰曾祖一大典禮故太甲繼湯周桓王繼平王皆是禰祖至夫子作春秋且有特書躋僖以兄不禰弟爲逆祀者况不父其父則尤爲不知典禮之言從來禰祖者亦仍父父新廟稱禰廟不稱父廟正恐倫次偶乖難于稱祝

四書改錯卷十六

五

故但以禰混名之禰者昵也猶親昵焉耳若父祖之稱則一定不改太甲禰湯而商書稱祗見厥祖周桓禰平而國風何彼穠矣以桓妹下嫁稱平王之孫豈有太甲不父太丁周桓不父太子洩父者况崩墮襲國旋即被弑而輒承二叔之後依然奉贖而禰之謚爲莊公則禰祖固無礙禰祖非不父父而出公則尤不禰祖而父父者乃特造此八字以立正名之案豈可爲訓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祭法黃帝正名其原出于禮官在春秋以還早有七名家論爲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

王錫曰春秋戰國間有名家書名家者流以鄧析尹文子嚮子荀卿輩皆言之實爲政要法且或藉此一正拒父之名以雪其枉亦未可知若正分則止一宗祝有司事於爲政何與焉

子見南子

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古竝無此禮遍考諸禮文及漢晉唐儒諸言禮者亦竝無此說驚怪甚久及觀大全載朱氏或問竟自言是於禮無所見則明白杜撰矣然且曰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

四書改錯卷十六

六

何所考也按此是莊廿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覲之傳係初迎夫人大夫宗婦行覲至禮與見禮無涉士有相見禮而諸侯大夫見禮則絕無可考又且宗婦覲至大夫不覲至諸儒聚訟三傳尚不合今以覲禮爲見禮以大夫之婦入覲爲大夫入覲則覲禮見禮總亂矣乃又日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疑大夫見夫人之禮亦已久矣靈公南子特舉行耳是以饗禮爲見禮以諸侯禮爲大夫禮且以諸侯之同姓爲異姓仕于其國之禮旣自言杜撰而又多方解說致衛靈夫婦自知非禮

而卑詞以乞見者亦且曰衛靈南子舉行饗禮是解
一見禮而使覲禮饗禮一齊謬亂何苦爲此考古無
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
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且交爵亦
並非相見卽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
夫人初至則妻婦迎婦大夫職掌然亦不見卽至日
行覲禮大夫之婦名宗婦捧贄入覲而大夫終不與
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覲禮
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夫妾出行裸獻
禮亦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卽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

四書改錯
卷十六

七

侯及諸侯自相饗必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
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
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覲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
而旣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古禮雖盡亡亦尚有影
響可舉似者豈可造一禮而使他禮皆大錯如此

張文楚曰陽侯繆侯無考若饗禮則周禮內宰職
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註謂王同姓入覲王以
爵啗禮之后以瑤爵亞獻正其事也若宗伯職云
大賓客則攝而載裸指異姓言

張文釐曰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
子路夫子俱無辭矣至大夫覲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卽非之謂禮無此文况穀梁傳原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又何如傳文之足據乎

仕者世祿

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亦自爲典文者夫教而後官官而後祿此周官論秀之法而以解世祿妄矣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

四書改錯卷十六

八

必有土地謂世有采地卽其人致仕與其子未仕以前皆得食采地不另予奪如周官副田祿仕田之類說見官師條

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者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

觸立飲也

此亦自造禮文旣云大射禮則儀禮見在乃其所引者不特非大射本禮卽鄉射賓射燕射諸旁通禮亦一字不合則直混沌書矣按揖讓七字在論語射義兩經俱載之俱是孔子之言其所云揖讓並非三揖

升堂也。天子與外諸侯凡射必三侯。三耦耦必二人。先以上耦行揖進禮必西向一揖出。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射以丹畫十字爲限。及物連作五揖。凡七揖而後升射。並未嘗有三揖文也。若揖讓而下則明云射畢北向揖而後如升儀以降且又下階而揖。次耦之升者并不止七揖而註並不及則于揖讓而下一節何解。至于升飲一節亦明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別有小射正一官專命不勝者升飲名曰作飲。又名飲射爵其在勝者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至升階以後則勝者且避右以讓之使不勝者得自

四書改錯 卷十六

九

取解于豐上。此其揖讓爲何如者。而乃謂勝者揖不勝者升則將使勝者倖倖然邀飲罰爵特揖升以逼辱之。是禮本不爭論語亦正云無爭而解者反造禮以使之爭可乎不可乎。

文輝曰大全載升飲之時勝者袒決張弓不勝者襲衣脫決弛弓執附此非揖讓之節原不必及至勝者乃揖不勝者升亦自知難通乃曰或以勝者乃揖句或以勝者乃揖不勝者微讀一如王肅鄭玄較論語句讀者說經掃地矣。

張文楚曰一耦必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

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下階亦然。註并失讓字。

五畝之宅

一夫所受二畝半
在田二畝半在邑

此自造典文祗槩括趙註為言而邑註不明凡附會註說者皆以國邑當之以趙註有各入保城語也按邑里也漢志稱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均有之若是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為城不過五五二十五里耳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後使萬井八萬家之里居並入其內能容之乎况國賴封守未有

四書改錯
卷十六

十

敵國不至城下而先棄縣梢都置子不問而僅守國城者是亂政也考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之民不入國都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此所云邑但是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井之隸于鄉州閭黨者自有邑居非國邑也若入保之說則斷斷無之俗儒引詩以上入執宮功謬當入保夫執功執官役耳以執官役之人引作春秋秋戰耶馬人入保之保豈可為據

抄變詞例錯

巧言令色鮮矣仁

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或問夫子言鮮仁程子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程子恐讀者不察或于巧令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所以解害辭之感也

如是則夫子是言本已害辭而讀者惑之故程子直變鮮仁爲不仁以解其惑殊不知夫子他日更有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詖狡譎誣罔抄變陰陽二三諸習弊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猶好言自口色莊者乎已耳未嘗絕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故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夫以善諫之人而目爲巧言向使果屬不仁則師子野頗知書將必拂衣而起矣毛詩禮記左傳非肆欲之書師子野叔向非亡心德之士三經所載並不害辭乃以論語開卷第二條而言之不檢遂有流弊則將置夫子何地子所爲讀四書而每憤然也

四書改錯 卷十六

十一

文輝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卽令色難並爲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

朱樟曰鮮爾雅訓罕訓寡訓少並不訓無况絕無乎且專言祇言也祇言鮮則尚有可知今欲補救

聖人而先。自坐以訓誥之流。弊誰補救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六句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此故抄變其句例而大旨俱乖錯者本文大旨祇重信恭因上句開指下句申明若曰信則近義以其言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遠恥辱也因則不失親以其亦可宗也從無異解集註忽從而抄變之劇輕信恭因而轉重義禮與親謂約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則以字論之信者誠也諒也踐言也從來字書竝無以

四書改錯

十一

約信解信者由禮約信曰誓謂要約而主于信則謂之誓若約信而又曰信出自何書且信是信不是約也以句論之則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當用矣字不當用也字矣是承煞詞也是申煞詞也矣不相借也况以文義論則既曰信雖或不近義而言亦可復尾生未嘗不踐言也此揆之字句與文義而無一當者按經解以信義竝稱曰信與義而表記引子言直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明明以近義近禮屬之恭信聖言有明証矣何抄變為

張文獻曰有子教人恭信因集註教人不徒恭信

因便自相反子服景伯謂若有陷失寧近于恭閱
馬父猶非之謂先聖王以恭相傳豈有失道而猶
近恭者若信則从人从言言而不信不可爲人故
增韻以懋實不疑不差爽爲訓因則左傳德虐之
行因以爲常詩因心則友毛傳因卽是親總是信
必近義恭必近禮因必不失親故有子教人如是
否則反以此爲戒大非肯矣

又曰信有以行信爲信者越告糴于吳使素忠爲
信謂之使信漢律當乘傳者持尺五季木爲信謂
之傳信總行信也又有以踐信爲信者左傳再宿

四書改錯
卷十六

十三

爲信謂復留也信罪之有無謂覆劾也總踐信也
若約信爲信則從來無有

蓋有之矣

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
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只言我未見力不足者縱曰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
又斷語蓋論語是夫子口說啓齒闔吻皆有起訖如
佛家語錄然今宋儒自敘講說一倣佛氏語錄代以
俚俗獨于夫子口說如此明快亦必抄變之使支離
掛搭無可解說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謂原有好仁
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若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况偶未之見添一偶字而改也字爲耳字則于句例文例無不抄變以致講師傳會謂此章嘆三不見此用力而力不足亦是用力於仁一等人而惜此亦未見所以可嘆此則明反聖言顯竄經文未可回其初心曲求解說使夫子反覆開示苦衷悉付之詭隨已也

吾與汝弗如也

與許也

與無作許解者自此註一抄變而宋人增許字一詰于毛晃韻中字學已亂况許汝弗如語亦不安漢包

四書改錯卷十六

十四

咸註吾與汝俱不如也王充論衡孔問篇亦曰吾與汝俱弗如也是依文作解原自明白况史亦有之魏志夏侯淵字妙才魏武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張昭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

張文鶯曰論語吾與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與其進也皆黨與之與謂相與也與毛詩不我與必有與也同

士而懷居

居謂意所
便安處也

此與士志于道而耻惡衣惡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相爲表裏故舊注士當志道不當求安若懷居
非士也直以求安解居字謂身所居也朱氏改作意
所便安處則意境開濶隨意所到盡皆私利不止不
足爲士矣况意所便安處則必以處字釋居字矣乃
大文祇居字而添便安二字于居字之上若便安是
居則便安旣居處又居乎蓋居字只作處解孝經仲
尼居皆單以居一字作身之所處爲言是以禮記答
問皆曰居吾語女卽儒行起居玉藻居士毛詩職思
其居亦皆止居一字而無異解若借用他所則惟心
存之如論語居之無倦孟子居之安類特士不當懷
心耳至于意則不居矣且意亦何可懷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
棄者五者之目蓋因于張所不足而言

於天下是行于天下本句有行字若云無適不然比
之雖之夷狄不可棄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且得衆
民任有功使人正行字明註而曰無適不然則于恭
寬五句全背謬矣不知此仁是治天下之仁故以五
者爲仁之作用卽以不侮得衆爲行仁于天下之效

驗原是泛論並非以子張所不足而告以此觀後篇子張問從政直以治天下大經大法舉堯湯文武帝王所相傳者而盡告之必非子張所不足可知也後堯曰章亦有寬則得衆四句此必古有此成語而引之爲子張告者謂張所不足實无妄苛刻之言

故君子以人治人

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明有兩人字必添一其字并添一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則與上文兩柯下文一已一人俱不合從來以暴易暴所暴非卽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卽所攻

四書改錯

十六

者特君子忠恕祇以自治並不治人而治人在其中故曰慥慥曰不遠若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謂不遠也

邵國麟曰禮記冠義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是以人之人卽屬君子之身下文施諸己之己也孝悌忠順之行卽屬君子之道下文子臣弟友之行也特冠義重爲人中庸重自治耳若并作一人則繆戾矣

民可使由之

民可使之由于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
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耳若曰聖人不能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矣不

聖言可使不可使而註又以能使不能使抄變之夫能與可非通字也可與不可我得主之此其權操之自上故夫子言此勉有位者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然聖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當有著落由者行也謂行事也知則知此所行之事之義也今日由理之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則是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上之使行理者作何如使法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實未聞唐虞夏商周有使民行理

四書改錯
卷十六

十七

者此大荒唐也夫此一民字除學宮俊秀及士官師外餘周官九職任民之民其事卽九職任事之事如三農園圃百工商賈以及虞衡藪牧嬪婦臣妾閒民皆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事也使之者則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化阜通而不更導之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祇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卽或事可通教如以十二施教佐十二職事之所未備然亦只教以行事而不教以義如教祀事者祇使教祀典而鬼神之通不教焉教昏事者祇使教昏儀

而陰陽之合不教焉。何則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緩行。既而以疑臆礙行。萬或錯誤。或遷變。則不惟不知而終于不行。是上之不使民知。豈欲愚黔首哉。豈朝四暮三哉。實揆之于民而有不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公也。

本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無毀譽之故。今反曰吾之無毀譽在三代直道而行之故。則所以反悖矣。

四書改錯卷十六

十八

且三代之所以何解本文止一所以字。何以抄變其諱。又增出吾之所以無毀譽。兩所以字。從來所以不接。所以字中。庸所以行之者。三上不得添天下。所以達道。五孟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下不得接。所以善推其所爲。此易曉也。乃大全載朱氏註。此時其徒王柏親見朱氏改討註文。直至通夜。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若曰直道而行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云云。則又以所以二字獨

屬上無毀譽句。而于本文之所以反增一用字。曰所用。以至今講師皆遵之。夫用卽以也。天下有所以以。而可以成句者乎。且自云難簡潔。而其支離繚繞。抄變添補。至於如此。卽本文止一民字。而直道而行。下又須添之民二字。夫毀譽在我不在民也。若以民故。則毋論春秋之民。已非直道。卽夏殷迄周一治一亂。不必皆直道行也。直則無毀譽。不直則毀譽將毋桀紂之民。當毀譽耶。

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包咸曰。凡有所舉輒試。以事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何等簡潔。

四書改錯卷十六

十九

蓋斯民雖殊。自夏商以來。竝鮮委曲。其所以何也。曰好惡寤也。

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至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磨之之故也。磨卽試也。此舊來所以之解。皆一轍也。

若此毀譽作用人解。亦從來如是。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劉昭註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舉。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且亦見直道。

而行其所以。在磨試同意。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合下節

戒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工夫。

大學誠意中庸率性皆以慎獨為入手工夫。竝無二學。戒慎恐懼只是慎。不睹不聞只是獨。隱微動靜總只一串。稍為分析。卽破碎支離。無下手處矣。乃抄變其文。巧作比配。自戒懼慎獨。隱見微顯大本達道中和。位育無不以動靜存察分配到底。未逢王。明野先生而先造。八比是亦經學一大變事。其後知仁勇天道人道分配極多不能具載。觀者以類推之。

四書改錯 卷十六

二十

或生而知之節

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

知仁勇三者。不過知行二字為功夫要領。何必支離破碎。至于如此。幼時在塾。中間先教論兄講哀公章。而疑之。進詢曰。生知為知。學知為仁。困知為勇。未能釋然。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為勇則疑倍生矣。此是何解。果理道如是。耶。抑工夫如是。耶。抑亦文字語氣如是。耶。一坐嘿然。無以應。

四書郢說曰。此告哀公文也。人臣告君。當使君可曉。

如此文夫子方欲勉公以困知勉行故特告之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其決捷抖擻見言詞間乃語畢須更端曰臣適所言知一成功一二語是說勇則索然矣在當日告君時必無此語例在門弟子傳述時亦必無此書例在中庸則必無此義例何故有此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則皆存心之屬也盡精致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致知之屬也
存心下截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存禮屬行

卷十六

五

此節寂駢駁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不知何故又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以抄變本文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慎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必不可掩雖另造或問多方解說以曲護之不得也乃附和之徒亦知無理又巧爲作說于存心致知兩截中謂上截已矣下截則又分知行使道中庸

崇禮可別屬之行以稍免致知不通之誚則既經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已比之九衢八闥而且直劈之中又分各截雖公輸巧匠必不能操割而以此爲聖學入德之方寬哉不亦難乎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于誠矣

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合人于天合教于性合困知勉行以進于一誠惟恐稍露參間使誠與誠之啓低仰之漸故此兩則字與子言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刻切肯綮前後照應而乃故爲抄變以

四書改錯卷十六

二十二

分別之曰明可至于誠則夫子諄諄告誠與子思切切提掇處總蕩然矣况本文同字同助同語氣而可任意低仰豈文例果不足憑耶何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小註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

此亦抄變之無理者至是終極之名所謂到也若一等則始事矣况此次字亦不是次第之次志氣何容分等第毛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言次舍也志之所到而氣卽隨之而舍止焉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旣曰又曰之辨否則第一過了自該第二其

于既又二字亦說不通且至此曰至焉次此曰次焉兩焉字是兩相應詞若是等第則宜加也字如生知上也學知次也作煞上詞未有以第一第二作呼應者假曰生而知之上焉世有不譁然而起者乎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有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據此則求放心但為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存心則學問義理始昭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學問可發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心而註者抄

四書改錯 卷十六

三十三

變其詞謂必著義理孟子一生只存心養性而註者抄變其詞謂必發明學問是背馳也此不過因攷大學格物為窮致物理以學問加之正心誠意之先因之凡求放心凡盡心知性俱顛倒抄變名為補救而實所以曲護己意故解此節甚鶻突一似求放心所以學問一似求放心又須學問因又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殊不知孟子歷言盡其心存其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心豈無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心不若人人心亦皆有害其言心不一竝不曾有學問二字况此求放心明指仁心從仁人心也來仁

人心也。然後接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接有放心而不知求。然後又接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已。是此心卽仁心。求放心卽求此仁心，與志氣清明下學上達何涉。况昭著義理發明學問，則直忘却前文自爲作說，宜其引經據禮皆祇見一句，而于前後文全不曉也。但四書正義什伯于此，而此且不及第以故變詞倒言，之凡經文而已矣。皆煞指之詞，謂祇在此也。今反曰不止放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毋論他經卽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謂孝弟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則人必笑之。况有無他字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尊曰善推所爲，須大過人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則知至之謂知性，則物格之謂首節。知之盡卽知也。次節仁之至卽行也。末節殞壽不貳，承知天言脩身俟死承事天言。

此抄變之宥甚者，以盡訓知非字法。盡心者由于知性也。非句法以末三句分配上六句，亦非章法。大易盡性中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卽孟子盡心耳矣。盡心力而爲之非知心也。况謂知性是物格則性卽物矣。尤屬無理。總因改大學格物而意不自安，必多方

拗曲以伸己意實則知性是格物不特大學無此說孟子無此說凡古昔聖賢俱無此說大抵心性天一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謂性是也然是溯而得之非逆而出之也蓋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誠而明者至存心養性是一學問人故曰事天言從事乎此也若修身俟死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者使不殞耳此實孔孟論學層次如生知學知困知及生安學利困勉等並非兩頭一脚分承拆配如朱子註中庸法蓋聖賢曰

四書改錯

三五

詳之

殒壽不貳卽修身俟死謂修身之至不以殒壽貳其修也與知天何涉

